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九季

种「云朵」的外婆

李雯

昨天,我和先生带着孩子去郊外游玩。路过一片棉花田,一眼望去,朵朵如白云,让我想起了已逝去多年的外婆和儿时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
小时候,父母忙于农活,常把我放在外婆家。那时,我常常依偎在外婆身边,望着天上白花、软绵绵的云朵,问她:“外婆,云朵是什么做的?它们摸起来一定很软很舒服吧?”她笑眯眯地答:“是啊,云是天上最温柔的花。不过你想摸到它的这个愿望,八成能实现呢!”于是,一个关于“云朵”的梦想,在我心里悄悄生根发芽。

那年,外婆把屋后的菜地划分两半,指着左边说:“这块地,咱们种‘云朵’。”我高兴得拽住她的手腕,跳来跳去地喊:“哇,太好了,我要种云朵,我要种云朵……”

外婆带着我把一粒粒种子撒到地里,我总想着给它们多浇水,盼着能快点发芽。待长出新芽后,又急着给它们多施肥。外婆拉住我的小手说:“这可急不得哟,它们需要慢慢生长。就像你,长了七八年,才长成现在这么大呀。”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,嘟囔着:“唉,怎么要这么久啊?”外婆摸摸我的脑袋笑着说:“可是‘云朵’不需要这么久,三四个月就可以啦!”我立马又精神了起来。

浇水,施肥,除草,驱虫……在我和外婆的用心照料下,“云朵”们一日日茁壮成长。两三月后,陆续长出了花苞,外婆说等开出花来,便是“云朵”了。我兴奋极了,每天跑去看很多次,生怕错过了开花。

等了一天又一天,终于等到“云朵”探出了头。“外婆,云朵长

出来了,云朵长出来了……”我高喊着。外婆听见走过来,摘了几朵放在我手心,我用手指轻轻触碰,松松软软的,真像小小的一团白云。那时,我才知道,外婆种的“云朵”还有另外一个名字,叫——棉花。

为了让一小朵的“云”汇聚成大片大片,我也跟在外婆身后一朵朵地摘。没过多久,我就看到外婆满头大汗。就说:“外婆,赶紧休息一会吧!”她笑着点头,但只是把我领到了树荫下,自己又继续去采摘。

摘回来的棉花,都被外婆晒在院子里,雪白的一片。她还仔仔细细把里面的棉籽一一挑出来,说那样弹出来的棉会更松软。有一天我出去玩儿,回来之后不见了那片“云”,就问外婆。她神秘地把把我拉进屋子,我看见床上多了一床崭新的粉色棉被。

“喏,这就是用那些‘云朵’做的,你摸摸看!”我一下子扑在被子上,左滚右滚,不停叫喊着:“哦,我盖云朵喽……”好一会儿后,等我从棉被里钻出来,却看到床尾放着的旧棉被,上面还有两个明显的大补丁。红着脸说:“外婆,你也给自己做一床‘云朵’被吧,看你的被子都破了。”她连说:“好,好,好,等下次采了‘云朵’就做。”可是,第二年,她又给我做棉衣、棉裤,总也轮不到她自己……

如今,我每次仰望天空,看到那些遥不可及的云朵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因为我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,有一个人,曾用真心,为我种下了一片可以触摸的“云朵”,那就是我的外婆,一个永远用爱滋养着我的人。

小时候,我非常痴迷大鼓书。那时候的农村普遍贫困,没有电,没有电视机,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。农村的孩子,除了能翻看几本小人书,最大乐趣是能够经常有机会听上段大鼓书。

唱大鼓,那时在我老家凤台县的乡村集市是非常盛行的,好像县城文化馆也设有专门的大鼓书场。记得那时我听过的就有《说岳全传》《铡美案》《杨家将》《水浒传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《淮海战役》等等,说书艺人都是凤台县本土人士,讲话也是凤台话,很有味道。说书人开场的时候,先说一段开场白,也叫“书帽子”,等人来得差不多了,才开始正式说书。说书者两块夹板一面扁鼓,配合唱腔、道白,唱一段说一段,伴有动作表情,说得玄而又玄。如此,就引得村庄的人们,对鼓书说唱着着迷。

于是,只要村子里来了唱大鼓的,天一擦黑,我必得要早早赶到设在村东头的书场。小板凳儿一放,仰观说书人的身影、表情,一起跟着在云雾里游弋,既提心吊胆,也酣畅淋漓。说书者大都由村人请来,每年都来村庄唱好几次,每次少则三五天,多则十

日半月。听得你痴迷过瘾,时不时也会哼上句开场白的“话说诸葛孔明,这一天又端坐中军帐发号施令!”或是结束语的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那年月,大鼓书曾给乡亲们带来了太多的欢乐,对于一代人来说,大鼓书如同天籁之声,妙不可言。

这么听书听到了中学毕业后,那书瘾似乎就更是无法遏制了。老家这里的陈集、岳张集等集市,空地上都设有书场。赶集时,将父母吩咐的东西买齐了,然后抠出两毛钱一头钻进书场,找块干净地儿一坐,直听到散场,兴奋得不自觉也不知饿。

如今,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,各种电子智能产品走进家家户户,农村村村设有农家书屋,安徽还推出了数字书屋,扫码关注“徽乡悦读”公众号,手机就拥有了一所流动的图书馆,方便至极。大鼓书渐渐成了人们的回忆,大鼓书的鼓点声渐渐变得稀落起来。现在,大鼓书已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往日风靡乡村的大鼓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但它给当年的我们带来的丰厚教益和无边的欢乐,是永远难以忘怀的。

最好新秋时

刘云燕

林语堂先生说:“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,那时暄气初消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,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,这是最值得赏乐的。”

我喜欢秋之淡然。历经了春生夏长,秋天,似乎像是看淡了风风雨雨的人,充满了睿智与豁达,从容不迫地在秋天结出果实,成熟的果子落在了九月的扉页上,一份沉稳,一份收获。

九月的风里,已经有了桂花的香气。雨后的桂花格外清新淡雅,满树繁花,仿佛一个个笑意盈盈的姑娘。桂花树枝枝茂盛,那一朵朵金黄的小花,就羞涩地点缀其中,满目中都是细密密的花朵,正是“叶密千重绿,花开晚点黄。”

桂花玲珑而精致,你需要细细地打量,它的美不像玫瑰花那么大张旗鼓,桂花开得一簇簇,小小的,温婉迷人,像极了东方美女的性格与气质。偶尔秋风吹过,叶片摇曳,而花儿的香味,就飘悠悠地融入你身体的每个细胞。宋代韩子苍曾云:“月中有客曾分种,世上无花敢斗香。”正是对其花香的赞誉。

城市里,草地上,一大片、一大片的桂花树,那香气就更胜几分。阳光照射着树林,透下丝丝缕缕的光线。到处寂静无声,桂花就随着风,悄悄地开,轻轻地落,将柔美的香气,留在人间。那花儿落在姑娘的发间,落在草地上,落于小路上,落于青石上,落于你我心间。那香气,却还萦绕着,芬香着整个世界。不禁想起唐朝宋之问曾云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

九月,我们也有了小小的收成。三四月里种下的种子,在日复一日的耕耘里,慢慢有了些许收获的喜悦。学者余世存在《时间之书》的序言中,写道:“年轻人,你职责是平整土地,而非焦虑时光。你做三四月的事,在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

对于农耕文明而言,随着季节的流转,物候的变化,惊蛰时分,人们扛起农具,走向田野,开始了新一轮的耕作。大家摩拳擦掌,在他们看来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人们忙着耕耘,认真地做着“三四月应该做的事”,只有付出了汗水,才会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喜悦。

春天时,我开始坚持学琴,已至中年,悦己也成为重要的事儿。徜徉在音乐的海洋里,我仿佛又年轻了,仿佛可以吹着旷野的风,四处游走,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,真好。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里,音乐陪着我,钢琴陪着我。如今,我可以弹奏一些简单的曲目了,语言的尽头是音乐,在音乐中,我感受到了无穷的美妙与快乐。春天里列下的阅读与写作的目标,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,慢慢地清晰。我开始慢慢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字,记录着我一路的快乐和思索。我想,三四月的耕耘,必在八九月展现收获。

初秋,辽远的天空,微风不燥,仿佛人人都能长出翅膀,迎风飞翔。初秋,有斑斓的落日,温柔又明亮。初秋,有最美的月亮,在中秋时,牵动着人们思乡的情愫。初秋,人们登高望远,观云抒怀,秋天是个诗意的季节。

秋天,是远道而来的浪漫。它是个温婉细腻的女子,把情书写在梧桐叶片上,随着叶子一片一片的飘落,给我们捎来秋的口信儿。不禁想起陆游《闲适》中所云: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”……



童年的大鼓书

陈明